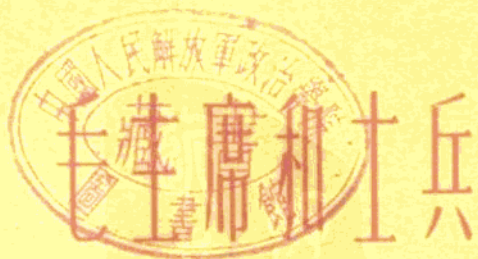




2 026 3572 8



1752

129



毛主席看望炮兵战士

侯波摄



战士丛书

目 录

毛委员在连队建党 (振 生插图)	赖 毅 (1)
跟随毛主席长征	陈昌奉 (9)
毛主席扶我们上担架	游好扬 (18)
毛主席听战士来信 (振 生插图)	畢 成 (21)
难忘的航行	× × 軍艦艇員集体写 (29)
毛主席看望炮兵战士 (照片)	侯 波摄 (1 頁前)
毛主席和小八路 (国画)	曹延路面 (13 頁前)
关怀 (年画)	华克雄画 (21 頁前)
毛主席和海军战士合影 (照片)	(43 頁前)

封面設計：孙翰春

毛委員在連隊建黨

賴 毅

瀘溪失敗以後，部隊中瀰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緒，許多知識分子和舊軍官出身的人，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，紛紛不告而別。有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共產黨員，也在这時背棄了革命，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。連師長余洒度，在这嚴重的鬥爭面前，也畏縮了，到達鄱縣水口後，終於作了可耻的逃兵。與師長逃亡的同時，一營一連的一個排，在排長率領下，利用放哨的機會也全部逃跑了，並且帶走了所有的武器。那時，逃亡變成了公開的事，投機分子們互相詢問：“你走不走？”“你準備到哪兒去？”——這真是一次嚴重的考驗。革命部隊正在烈火上經受着錘煉！

就在这支革命部隊的生死存亡關頭，毛澤東同志展開了最緊張的工作。那時我是一營二連一班的班長。每天行軍，我都看到他那魁梧的身體，出沒在戰士們的行列中，今天在这一連，明天又在另一連。他和戰士們談話，問他們在家是做什么的？怎樣參加革命隊伍的？問他們對革命的認識，對目前形勢的看法。

最初，一連有些同志不認識他，以为是老百姓，便要拉他挑担子。毛澤东同志笑着說：“我給你們挑了好几天了，今天你們連長叫我休息休息。”見過他的战士們說：

“不对呀，他就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員呀！”那些战士們都惊奇地圍到他身边，看着他那和藹的笑容，誰都从心里和他更亲近了，紛紛向他訴說自己的經歷。

当时，在連队中，很大一部分人原是大革命时期在各地搞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，有許多还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員。大革命失敗，革命組織受到反动派的摧殘，家乡站不住脚，便跑出来参加了革命队伍。这些經歷过失敗和艰苦斗争，并且从反动派的刀口下跑出来的人們，对于目前的迭次的失利和艰苦生活，并不放在眼里。对他們來說，能够繼續革命，能够拿着槍杆和反动派干，这就是十分幸运的事了。可是，大家都还为一件事苦恼着，那就是当革命組織遭受破坏时，人都跑散了，誰也沒有带組織介紹信，因而原来是共产党员、青年团員的，現在却失掉了組織关系，成了一般群众。

現在看来，毛澤东同志自从在文家市收集秋收起义的部队，开始向井冈山进军以来，每天不倦地找战士們談話，正是为了了解部队情况，和考虑如何保存、巩固和發展这支革命武装。

严重的逃亡現象，清楚地說明了：武装必需掌握在坚定的革命干部手里，另方面，还必須要有一个坚强的組織作为核心，并通过它和广大的战士群众發生紧密的联系，

这样才能巩固。大革命失败的教训，也非常鲜明地说明了这个问题。那时候，由于党缺乏经验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，虽然共产党员们在黄埔军校、在北伐军队中，起了极大的作用，可是却始终没有抓住军权，也没有在部队中生根立足。

没有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联系从而掌握群众，因而，一旦反动派倒戈相向，共产党员们不但抓不住军队，反而不得不被他们从各个岗位上赶走，甚至遭受迫害。

毛泽东同志恰恰是在这个紧要关头，通过深入、细致的工作，调查研究了部队的政治和思想情况，从而察觉了问题的征结，采取了坚定的措施，那就是在连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，并且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大力发展党员。

就在瀘溪失败后，部队中弥漫着严重的失败情绪的时候，在一次行军的途中，副班长刘炎同志和我谈话，问我家庭的情况和个人经历。我猜想他是党员，便告诉他，我原是造纸工人，在搞工会工作时加入了共青团，后来从家乡逃出来，到修水找到了这支革命队伍。他听完我的叙述就说：“好吧，我们找找看。我想党代表一定是党员，去向他要求入党吧。”后来，连的党代表果然把我找去，对我说：“你要求入党，那很好。毛委员指示：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。今后你要更好地工作，努力争取入党！”

没隔几天，党代表又找我谈话，这次叫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。

部队开到鄱县的水口休息下来。第二天下午，党代表

就秘密地通知我：晚上跟他一路去团部开会。

会议的地点选在靠近水口街的一个大祠堂里。我和五班班长李恒同志跟着党代表上了阁楼，屋里已经有十几个人，各连的党代表都来了，其余的大都是各连的班长。毛委员也来了，正在和几个同志低声谈话。房间里放着几条长板凳，靠北墙有一张四方桌，桌上放一盞煤油灯，桌边上压着两张下垂的长方形红纸，一张上写着入党誓词，另一张上写着三个弯弯曲曲的外国字。我知道要举行入党宣誓了，心里不禁激烈地跳动起来，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。

等人来齐了，毛委员便站到方桌旁边宣布说：“好吧，我们就开会！”

先由各个入党介绍人（都是各连党代表）分别介绍了各人的简历。接着，毛委员便走到排列在最前面的六个新党员面前，依次地询问了很多问题。当他走到我面前时，我心中又紧张又激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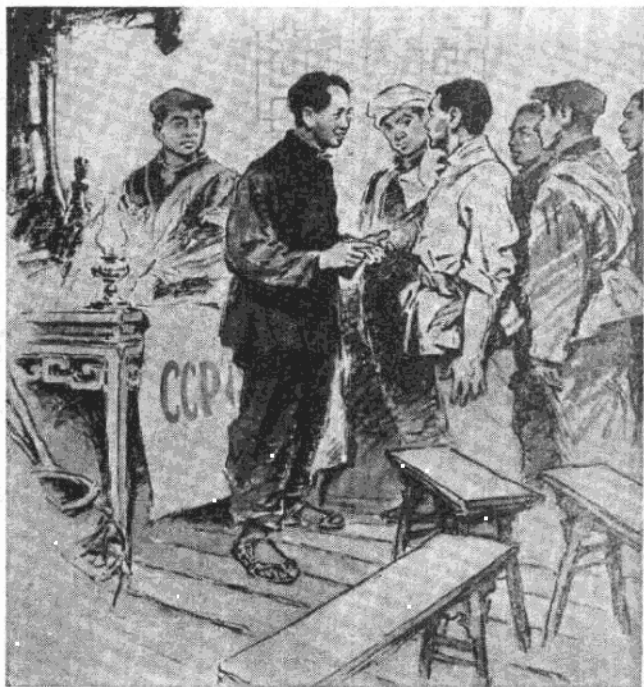
他问我：“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？”

“要翻身，要打倒土豪劣绅，要更坚决地革命！”

毛委员点头说：“很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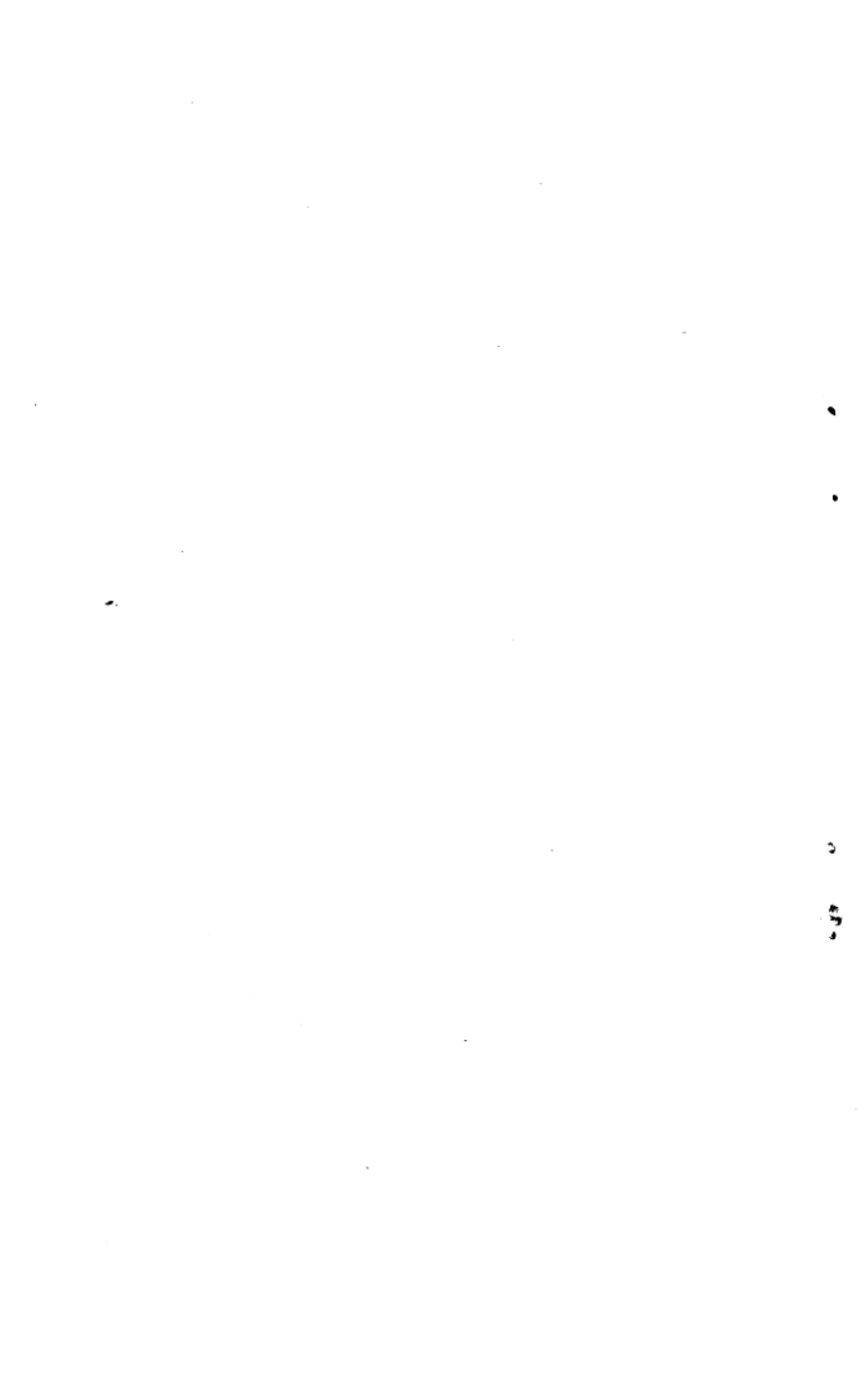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，毛委员又把那三个大家从没有见过的外国字作了解释。原来这几个字念“西西皮”（CCP）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思。以后，他又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。

会场上充满严肃的气氛。毛委员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，亲自带领我们宣誓。他读一句，我们跟着读一句：



毛委員依次地詢問了很多問題

攝 生 圖



“牺牲个人，服从組織，严守秘密，永不叛党……”宏亮、庄严的声音，在这間破旧的小閣樓中迴蕩。

宣誓結束了，會場里活跃起来。同志們互相勉勵，老黨員諄諄囑咐，都使我十分感动。特別是毛委員講的話：从現在起，你們都是光荣的共產黨員了；今后要團結群眾，多作宣傳，多作群眾工作；要严格組織生活，要严守党的秘密……。这許多囑咐，都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底。

临走时，我听到毛委員叮囑各連党代表們說：“回去后，支部要抓紧發展工作。以后，各連都要象今天这样，分批地举行新黨員入党宣誓仪式。”

在革命低潮的时候，在那些混进党內的投机分子、經不起斗争考驗的动摇分子紛紛背叛革命，脱离党的时候，就在这漆黑的夜晚，在一个古老的祠堂的閣樓上，毛委員亲自發展了我們一批工农分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入党后，我才知道，黨員最多的二連，除刘炎同志是帶了組織介紹信入伍的工农出身的战士黨員外，其余四个黨員都是干部：連長、副連長、党代表和一个排長，他們都是在黃埔軍校时入党的。

不久，連里的支部都建立起来了（在这以前，支部設在团里，各連只有小組）。支部一建立，連队似乎立刻有了灵魂，各种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。支部里当时布置黨員們做好三件工作：學習目前的形势；了解群眾的思想，解除他們的顧慮；注意培养和發展新黨員。

我和刘炎同志編在一个小組里，他担任小組長。我們

差不多每天都要研究一下当天的情况，对革命意志坚定，工作积极，遵守纪律的同志，我们就积极教育他，帮助他，然后介绍他入党。这样，群众就更加和我们靠拢了。

由于支部设在连里，党通过党员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因而工作十分活跃，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，党员数量逐渐增多。这样，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队的核心和堡垒。当我们打下茶陵后，连里几个学生出身的干部党员，因受不住考验而走上可耻的逃亡道路时，我们连并没有因此垮台。许多工农出身的同志从实际锻炼中成长起来了，成为连队的领导骨干。在部队撤出茶陵回到井冈山时，毛委员一下就把刘炎同志从副班长提到连党代表的重要位置上来；而我们的连队，也由于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发挥了作用，变得更加巩固和坚强了。

跟隨毛主席長征

陳昌奉

1935年5月初的一个夜晚，中央机关到达了金沙江边。这是我們突破烏江后遇上的第一条大江。水急浪大，凶龙般地翻騰着。我們船只很少，大家很着急。毛主席更是忙碌，他在和各軍团的負責同志研究如何渡江。

那时候我当毛主席的警衛員，天快拂曉，我跟主席登上船渡过了金沙江。一下船，他又和总參謀長刘伯承同志研究問題去了。我去給他找房子，安排住处。

江岸边是光秃秃的石山，没有什么房屋，只有四、五个不象样的洞子。洞子里湿得很，沒有木板，就連稻草也找不到。我只好在潮湿的地下鋪上一塊油布，放上毯子，算是給主席搭好了鋪。心里真希望主席早些回来休息，因为他这几天太累了。

过去一到宿营地，搭好了鋪，我就和秘書黃有風同志把主席的文件、地圖等办公用具都拿出来，摆在临时搭起的办公桌上。可今天，一来沒有办公桌，二来黃有風同志还没有过江，怎么办公呢？我拿出地圖往墙上挂，这洞子是沙土的，根本挂不上。沒有桌子，办公用具也无处摆。

这时，过江已有吃两顿饭的工夫，主席也许快从刘总参谋长那里回来了，我连水还没有烧好呢！他累了一夜，回来一口水也喝不上，那怎么能行呢！我就没管办公用品摆开没有，找地方烧水去了。

天亮以后，主席回来了，派人去叫我。我一进洞口，看见主席站在洞子中间沉思。我说：“主席回来了。”主席答应了一声，接着问我：“都弄好了吧！”我指着地下的铺说：

“好了！这地方连木板也没有，铺只好搭在地下了。请您先休息一会，水马上就开了。”说完，我拔腿就想出去继续烧水。还没有走出洞口，主席就把我叫住了：“办公的地方呢？”我随口答道：“黄秘书还没有来到，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。您，您先喝点水吧！”主席象是没有听见我的话，向前迈了一步，用严肃的、但又是温和的语调说：“现在重要的是工作，吃饭喝水都是小事。江那边还有我们两三位同志在等着哪！这是几万同志的性命呀！”我只是呆呆地站在主席的面前，心里怦怦直跳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主席又向前走了几步，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：

“先去找块木板架起来也行！”我这才恍然大悟，飞也似地跑出了洞口。

好容易找到了一块堵洞口的小木板，忙搬进了主席办公的洞子。主席亲自动手和我把它架了起来，摆上了办公用品。摆好办公用品我突然想到烧的水一定开了，便想出去取来。我刚想迈步，就听见主席叫道：“陈昌奉！”我说：“有！”“你过来。”我走过去，站在刚架起来的“桌子”

对面。主席說：“我今天要处分你呢！”虽然主席的声音还是那样温和，双目还是那样慈爱，但我的心里却顿时紧张起来。这种紧张，是因失职而造成的自疚。我不知该怎么办，只是双手揉搓着衣角，呆呆地望着主席。主席接着說：“我罰你一天不睡覺，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工作。”我听了傻笑了一声說：“好吧！”就在对面坐下来。主席的办公“桌”上摆滿了文件、电报，电话鈴也不断地响起来。我看主席忙的一点空也沒有，心里很难过，眼圈也湿起来。心想，如果我早一点找到这块木板，也許不致使他忙得这样。

我有个爱睡覺的老毛病，平时主席工作的时候，我总好坐在一旁打盹，我也知道主席說罰我不睡覺，是一句笑話；但今天一看主席精神百倍地工作，却一点睡意也沒有了。我發現主席不时地用眼瞅我，并微微發笑，我更不知如何才好。后来我出去打来开水，給他涼了一杯，才又坐下来。过了有两頓飯的工夫，主席站起来对我說：“你跟我这么多年了，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重要。以后每到一地方，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。然后如果有空才是吃飯、休息。記住，無論現在和将来，对我们來說最重要的是工作。”他停了一下，走近我，用手撫摸着我的头，輕輕地說：“好了，快去睡覺吧，两个眼皮都打仗了。”听了这話，我更不願动了。主席又說：“快睡去吧！”这时候，我原来含在眼眶里的泪水，一下子全流了出来。但我知道这泪并不是因为我受了主席的批評才流出来的。当时只觉得

象在家里作錯了事，父母不責難我，反而說：“好了，以後記住，玩去吧！”一樣，心里翻騰的厉害。不知是高兴，还是难过。

我躺在离主席不远的地鋪上，很久沒有睡着，跟毛主席几年来的生活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閃过。

那是1930年3月底，我由工农紅軍第四軍軍部，調到中国革命前敌委员会，給毛主席当勤务員。那时候我們还不称他为主席，而是称他毛委員。

主席的行装很簡單，只有两床半毛半綫的毯子，一条洋布被單，两套和我們战士一样的灰軍服，一件銀灰色的毛衣，还有一把已經破了又縫起来的破雨伞，一个吃飯用的缸子，和一个灰色的九个口袋的公文包。主席用的地圖、文件、書籍把这个公文包装的滿滿的。每当行軍作战，他背着公文包拿着雨伞，我就背着其余的东西。到了宿营地，找两块木板对起来，鋪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單，用衣服打成枕头，这便是他的臥鋪。

主席晚上很少睡覺。吃过晚飯就点上小灯，打开那个九个口袋的公文包，拿出地圖、文件、紙、笔就开始工作。主席看書、写字，我就在旁边坐着。我那时年龄小，不能熬夜，不一会便伏在他身边睡着了。每到半夜，主席就輕輕地把我叫醒，說：“搞点水来吧！”我这才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。打来了水因为没有臉盆，主席便用毛巾在桶里沾着擦擦臉，有时擦擦澡提提精神。往往擦过了臉他就餓了。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

“三層飯”——最低下一層是米飯，中間是一點菜，頂上一層又是飯——去熱一熱給他吃。有時這一缸子飯吃不下了，主席就叫我用紙蓋起來，留着下頓再吃。從來不准我隨便倒掉。吃了飯，他又看書或寫文件。

1933年11月間，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了。他當選了共和國主席，但他那時吃飯還是只用一個缸子，直到1934年2月，我們打開了福建的長汀，才搞到一個三層的搪磁飯盒。

我是個窮人家的孩子，在家念不起書，參加革命的時，候一個字也不識。那時紅軍每到一處都要貼標語，主席就利用行軍的空隙指着標語教我認字。我的名字還是主席親手教給我寫的。

電話的鈴聲，把我從回憶中拉了回來，抬頭一看，主席還在工作。……

渡過金沙江，通過了彝族區，紅軍的鐵流在1935年5月急行搶渡過大渡河，到達了花嶺坪。這天我們要从花嶺坪出發去水子地，據說要走一天才能到達。

早上從花嶺坪出發，主席有事沒趕上中央直接隊的隊伍，就和衛生部的隊伍一塊前進了。這次跟着主席的還有我們警衛班的班長胡長保。我們一行走到了一個山間，三架敵機瘋狂地向我們沖來，扔下來的幾顆炸彈正落在我們身旁。大家一齊往主席身邊擁去，心裡緊張的很，只怕他出了什麼危險。我站起來一看，主席蹲在一個剛才負傷的同志身旁。我過去一看，負傷的原來是我們的班長胡長

保同志。他躺在地上，双手紧紧的捂着肚子，一声也不响。主席蹲在他身边，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，一边对卫生员鍾福昌同志说：“快，给他上点药。”胡长保同志向主席摆了摆手说：“主席，我不行了，你们继续前进吧！”他说话非常吃力，象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似的。原来那张红润的脸，竟变得象黄纸一样。主席坐了下来，让胡长保的头枕在他的臂上，轻轻地说：“胡长保同志，你不要紧，坚持一下，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，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。”胡长保的头在主席的怀里转动了一下，着急地对主席说：“主席，我不能让您抬着我走，我不行了，血全流在肚子里了。我没有什么牵挂的，我牺牲了之后，如果有可能，请您转告我的父母，他们住在江西吉安。只可惜我不能跟您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的新根据地。”说罢又转过脸来对我说：“陈昌奉同志，你要好好的保护主席和中央首长。”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几个字竟至听不清楚，只看见嘴唇在微微颤动。最后他用了最大的力气抬起头来，对主席和我说：“祝革命胜利！”便合上了双眼。我急促地喊着：“班长！班长！”但他已经再也不能答应了。主席慢慢地从他的脖子底下抽出手，缓慢地站起来对我说：“夹被！”我顺手将挂在身上的一床夹被递给了他，主席将夹被打开，亲手盖在了胡长保同志的身上。

天，一丝风也没有，山上的乱草一动也不动，它们也象我们一样在向这位烈士致哀。